

“我有時會想問，香港是否需要這樣工整呢？一個城市太工整，就會失去它的特色。”

Made In Hong Kong

二戰後香港塑膠業不斷發展，玩具製造漸成塑膠業的最大範疇。上世紀70年代，香港曾是世界最大的玩具出口中心，這段歷史或許已快被遺忘，但每個人的記憶中，一定有幾件熟悉的港產玩具：機械人、洋娃娃、模型車或是公仔錢罌……牽起背後一段童年回憶，也有一段時代故事。香港藝術家阮家儀，是一位收集玩具、收集故事的人，她把收集而來的無數陳舊小物拼砌成立體雕塑，在旋轉中光影流轉，訴說着藝術家心中最懷念的物與情。

文、攝：黃依江

■ 1940—1950年間香港生產的牙刷，上面印着British Empire Made字樣。



■ 阮家儀想透過作品，展現她小時候的香港。

懷舊小物件 演繹港歷史

阮家儀位於觀塘的工作室裏，收藏着她多年集來的過萬件小玩意。最早的收藏是用幾

個鐵皮罐儲存的，她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，是採訪油麻地上海街的家庭式舊店舖，在店裏她發現了許多「寶藏」，舊物件背後有故事，玻璃店的鏡子見證了颱風「溫黛」，又見證了天災物資不足，店舖轉賣水桶，後又賣回玻璃和鏡框，阮家儀說：「當發現從一個物件可以看到店舖的發展、整條街道的發展，這讓我很觸動，於是我就開始收藏物件。」

投射影像展現香港今夕

阮家儀創作的裝置《登陸何處》今年在香港藝術館展出，作品上聚集着鱗次櫛比的懷舊物件，有梳子、鏡子、直尺、茶葉罐、奶樽、積木、珠子……出人意料的是，它們在牆身上投射出流光溢彩的景致，竟是有今有昔、有建築有人的香港。「這件作品在香港藝術館開箱時，有很多工作人員圍觀，他們都已經上了年紀，但從中認出了很多他們見過、玩過、用過的東西。」阮家儀說，在她找到這些

物件的時候，都好像找到香港曾經的一段歷史和故事，像是拼圖的碎片，不同年代的產物中，也可以看到和歷史息息相關的變化。

一切創作的起源，都是來自於阮家儀覺得自己不夠了解香港：「實習時我認識了一位來自澳洲的畫廊老闆，他在我出生的年代來港，跟我討論太古糖廠，而我竟然不知道這地方的歷史，我的認知中只有太古城。這讓我覺得詫異，我怎可以連自己出生長大的城市都不認識呢？」於是她開始在舊物件的收藏中，和不同的賣家聊天，聽他們說物件的來歷，背後的故事，從小物件看出去，彷彿萬花筒般的歷史盡在眼前。

從家庭往事到時代故事

阮家儀的不少藏品，購於本地屋邨的舊文具玩具店舖，她總喜歡找店主聊過去



■《登陸何處》
受訪者供圖

的事：「但要買多幾次東西他們才會信任你，所以我總是好像『三顧茅廬』一般。」阮家儀笑言。一間光顧多次的黃竹坑屋邨商場裏的文具店，阮家儀在商場重建前夕再度拜訪，店主才敞開心扉談起店舖歷史：「其實那間舖原本是五金店，店主婚後希望太太也可以幫手顧店，所以就轉做文具舖。當時黃竹坑的製造業大部分廠已搬去內地，但許多產品仍是在香港包裝，因此他們最初也不只是賣文具，還會提供包裝和Label給客戶。直到90年廠方徹底撤出黃竹坑，才開始只賣文具。」一間店舖的轉變背後，既是家庭的往事，也涵蓋了香港製造業的歷史。

阮家儀也感慨，隨着連鎖店舖的增多，人們再也不必為了買一件物品跨區去尋找。「沒有了小店，也沒有了想念與寄託，那麼人對於城市的歸屬感又從何而來呢？」在她的作品裏，她用琳琅滿目、繽紛多彩的昔日物件，打破了香港的工整和同一性：「我有時會想問，香港是否需要這樣工整呢？一個城市太工整，就會失去它的特色。」她想透過作品，展現她小時候的那個香港。



■ 阮家儀很喜歡香港早期生產的玩具有着人手製作的瑕疵痕跡。

《鴿舍》述說城市管理者與市民關係

阮家儀近期完成一件名為《鴿舍》的新作，裝置內有很多是訓練雀仔的物件，如雀仔玩具、腳環、餵食工具、計時錶等，靈感來自十年前觀塘市中心重建時拆除的香港最後一個賽鴿舍。「訓練人每日要載鴿子去到沙頭角，然後牠們自己再飛回來，有訪問者問訓練人，你養鴿子開不開心？訓練人卻說：我每次放飛看到牠們在天空自由翱翔，我覺得牠們很開心。」阮家儀受感於這個有少少矛盾的答案，以及訓練人與鴿子之間的關係，因而創作了這件作品：「我覺得這與城市管理有點像，城市之中的人開不開心，和城市管理者認為市民開不開心，

是兩回事。城市之中的人與城市管理者，就好像白鴿與訓練人之間的關係。」



■《鴿舍》

受訪者供圖